

银杏如他

子 薇

一本笔记本里，夹着几片银杏叶，是三十年前在武汉读书时拾取的。彼时，是暮春，在汉阳公园，老师带领我们去游玩，其它风景早已记不清，唯有一棵一棵叶片初长成的银杏树，一直驻扎在记忆里，不曾褪色。那时节，叶片正青葱，一如正青春的我们。

银杏叶片天生一派文艺范，呈扇形，边缘如波浪，荡漾出千般风情万般韵致，在阳光下，我凝神注视着它们，有些痴。及至老师带领同学们走开了，我都浑然不觉。过一会，子君过来叫我，我方才回过神来，把它们轻轻地放进背包里，回到宿舍后，异常珍重地夹进书本。

三十年过去，这几片叶子还活着，活在一本老式的硬面钞里。三十年的时光，该发生多少变迁，该上演多少故事，该有多少的来来往往，该有多少的生离死别？曾经青葱的人，已经老得没有看头了，它们却是容颜依旧，苍黄色，丝丝脉络穿插于在叶片间，就这么定格在了光阴里，淡定无波，似乎清浅，又无比深邃。

宋人蒋捷的词，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我们看到的是樱桃和芭蕉娇滴滴的模样。年华正好的时候，一个美味，一个娇颜，在光阴里，风雨兼程，赶一程旧一程，不消多少天的工夫，便是一个朽了，一个锈了。银杏不是，它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树种，一年四季，旧貌著新颜，每一天都是玉树临风，常看常新，每一天都是让人百看不厌的好风景。即便是深冬，凋落的叶片，一片一片地铺在草地上，铺在花坛里，铺在人行道上，那般明媚灿烂的黄，亦如绣在毯子上的花朵，层层叠叠，每一层每一叠里都深埋着无限韵致。过些日子，银杏树叶落尽，但树身以及每一根枝丫，依然以昂扬的姿态，仰望苍穹。我看见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正在它体内积蓄酝酿——隆冬过去，便是春去春又回，一枚一枚的叶片仿佛花骨朵似的，再度绣上它的眉目和衣襟。

若是落在画家笔下，金黄色如贵妃醉酒，是花之半开，酒饮微醺，眼波流转，顾盼生辉；黑白色是台上青衣，举手投足间，妩媚与端秀，现中有隐，隐中若现，有回还，有韵致，宛如小石片在湖面上跃起的一个又一个水漂。

在乡村，在城市，随处可见的银杏树，仿佛很草根，在我看来，它们体内隐藏着不可多得的贵族气息。曾经的单位里，有一位毕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，工作不过两年，便辞职南下去了深圳，在一家外资企业，凭着异禀的天赋，凭着卓越精湛的技术，他很快地进入高层，拿到年薪百万。这份薪资，在如今看来，不是多么的稀奇，但是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那可是我们内地城市十套房屋的价值。让人料想不到



报喜 苗青 摄

的是，本世纪初，他突然“王者归来”，这是我们以为的。事实是，他是凤凰落凡尘，找了一家算是不错的单位做着——一个部门主管，薪资比我们虽然高些，但是，毕竟是有限了。听人说，他是因为忍受不了头痛的折磨，看遍了国内好些家大医院，做遍一应大型仪器检查，未找见任何器质性病灶。他于是选择了回归故土，选择了朝朝暮暮规律的作息、工作和生活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是王者——在信息技术不断改进更新的端口，在单位数据系统毫无征兆地突然遭遇黑客攻击的危急时刻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从高端的繁华，走向低端的平凡，骨子里，他依然是王者，贵族的气息，一直蕴藏在体内，不曾走失过，一如银杏树，便是叶片落尽，便是沉默着不发一言，仍旧不失王者的风范和尊严。

那天去板子矶景区采风，看到一株千年银杏，树围5米，高18米，多年前因遭雷击自燃。被焚后的树身，已是千疮百孔，从根到枝却依然葳蕤繁荣生机盎然；更稀奇的是，树身发九枝，枝枝成大树，宛如九个孝子，依偎在慈母膝下，自成一幅天伦之乐图。千年的成长，千年的守望，尘世间的风风雨雨、潮起潮落，都被它尽收眼底。它不再是一棵单纯意义上的树，它宛如一位智者，我们端凝它时，分明可以看到它遭受雷电风雨时的沧桑苦痛，也看到了日复一日滋养它每一寸肌肤的风花雪月的浮光掠影。它虽不言，却默默地告诉我们，作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，当勇于担当，懂得取舍，能享受最好的，也能承受最坏的——就像那句励志的话语：世界以痛吻我，我要回报以歌。

暮春，银杏花开。雄株为柔荑花序，宛如桑葚；雌株花蕊的柄细而长，到了花梗顶部急剧膨大，仿佛一粒一粒的小小绿豆镶嵌其上。虽然，若论芳香，其味极淡，聊胜于无，但是，我依然觉得，这些盛开的花朵好看耐看。

运动健将们，在短跑、长跑、马拉松领域，各有擅长；银杏树，便是树界的马拉松精英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它保持自己的魅力

指数和精气神均衡稳定，花开时，它是爱是暖是妙不可言，花落后，它风神俊朗，优雅如故。

夏日花落，开始挂果，其果比莲子略大点，形状近似，一只一只的，吊在枝叶间，胖乎乎的孩子一般。这般茁壮的长势，得益于营养充沛的树身，一如胎儿得益于母亲丰沃的子宫。凡事都需要基础，良好的基础，是成功的前提，就像我手上正在切着的土豆丝，土豆片切得精薄了，土豆丝自然出落得细腻精致。银杏树的果实，名白果，可以作为多种菜肴的配料。咬在嘴里，有点粉，有点糯，还有丝丝缕缕独特的清爽和芳香。

度娘云：银杏木材，不翘不裂不变形，加之木纹美丽，容易加工，胶着力大，握钉力强，是木刻、高级文具、图板、风琴键盘、高档家俱的优质用材。在工业生产上，银杏木材最适合制作X射线机的滤光板、纺织印染棍、翻砂机模以及脱胎漆器的木模、胶合板的面板等，也是贵重家具及豪华建筑室内装修之良材。

于食，于用，这是银杏树呈现给我们的除去品赏之外的实用和美好。

到了深秋，法梧、杨树的叶子多数黄了，却是黄得参差不齐，若与梵高画笔下的向日葵比，无论是色彩的浓度还是视觉上的美感，显然弱了很多。银杏不一样，它的至美和气势，有着其他树种铆足了劲都无法抵达的酣畅淋漓之境地。从新叶抽出到枯黄谢幕，她从从容容地把美丽张扬挥洒到极致。精致的扇形叶片，通透的丝丝脉络；绿时，葱郁欲滴，黄时，蓬勃昂扬，即便是在冬日的寒风里不可遏制地老去，也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。那老，是从叶片的边缘开始的，染出一圈老黄色，像是早年我母亲一针一线为家里的蒲扇缝制的好看的银边。

在深秋在寒冬，片片明黄，一如碎金，明媚炫丽，蓬勃昂扬，将分寸把握得恰恰好——过一分则枯，减一分则涩。我说的碎金，是沙土里埋着的那种，而非戴于脖子上灿烂得足以灼伤人眼眸的粗大链条。纯朴物事以及纯朴的色彩，是

我之所爱，这似乎与时尚与潮流的距离有点远。但是，这有关系吗，或者说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人说，春花，秋月，我却更爱深秋寒冬的银杏树叶，历经日月打磨风霜浸染的它们，因此剔除了浮花浪蕊的轻飘和稚气，平添了厚重的质感。

这时节赏树，银杏当是首选，那份气势磅礴、霸气又不失从容的大美，令所有的树们都黯然失色。这是上苍独特的恩赐，你可以嫉妒，可以发狂，但你最好是静静地欣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银杏树是天之骄子，他的华美，与生俱来，不容争锋。犹如顶天立地之人，多数并非勉力培养的结果。我母亲常说，“自成人，一条龙；管成人，一滴脓。”真正的龙，往往浑然天成。

底蕴，大气，高天，厚土，大漠，孤烟，长河，落日，熔金……这般沉甸甸的富有质感的词语，没有“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”的妩媚旖旎，但它们的骨子里，分明包含着几分肃穆和庄重。若是你的脑海里总是存着它们，它们会在不经意间提醒你——革命或算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银杏树的努力，银杏树的成功，是瀚海无波，是响惊雷于无声处。

我喜欢深秋的丰富和厚重，喜欢深秋的银杏所呈现出来的长风浩阔、磊落坦荡、雍容华贵的气质，甚至，我还喜欢深冬荒芜的大地。如果说，银杏的气质是男人的阳刚的，深冬荒芜的大地则有着母性的淳朴和宽厚。我喜欢名山大川所呈现出来的长风浩阔、磊落坦荡、雍容华贵的格局，喜欢深冬荒芜大地里母性的宽厚和纯朴，也喜欢银杏树一般男性的智慧和阳刚。

夜晚是寒凉的。越是寒凉的日子，越是试图以文字来取暖，被暖的不是身体，而是内心。我喜欢行事说话干脆利落之人，虽然这样的人，或多或少地缺乏让人靠近的柔度。我喜欢有力度有深度还兼具那么一些霸气的文字，力道在骨子里，譬如张爱玲式的“一捆一掌血、一鞭一条痕”的不容辩驳的强悍。与银杏相若。

许春樵先生曾如此地描述银杏：霜天秋风一起，金黄的银杏叶在风中飘扬，及至阳光弥天，满地落叶铺向路的尽头，一地毁灭的华贵与凄丽。那是我在北京深秋一条银杏大道上所看到的景象。令人感动，莫名忧伤。

银杏大道，很多城市都有。深秋寒冬，满树金黄，直把天地山河照耀得绚丽辉煌。小城也有银杏大道，其实不止一处，只不过，以城市中央交通主干道的九华山路最为著名罢了。

人在银杏树下，或坐，或立，或徜徉，一种摄人心魂的美艳，于不知不觉间，向眼眸里渗透，向心灵的高地渗透，被深深震撼的我们，几乎为之窒息。昂首苍穹，极目远眺，天地无声，万物静美。